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丁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北塘地勢。無險可扼。奴才僧格林沁曾於八月間。詳細具陳在案。該夷再來報復。水路前經失利。勢必舍舟登岸。襲我礮臺後路。查大沽海口。北岸沿海。並無口岸。均係淤灘。礮臺上一望即在目前。該夷船隻不能隱伏。登岸不得地利。似可無慮。惟南岸地方較遠。兼之汊河數處。地勢幽折。如祁口河馬蓮口蟶駒河道溝村等處。均可登岸。或抄截礮臺後路。或撲犯大沽村莊。是以奴才等於大沽東南兩面。修築長濠一

道。復又勸諭紳民。在大沽村外。挑挖長濠。築立圍牆。並令北岸礮臺後路之于家堡唐兒沽。一律辦理。以期嚴密。至該夷所稱由水勢寬深處登陸。直抄礮臺後路。查海口水勢。寬則無邊。其深處惟有攔江沙外。攔江沙以內。潮長則深。潮退即係泥灘。該夷大船。既不能進攔江沙。小船又不能傍岸。惟有小舢板載人登陸。應看彼時地勢。道路平坦。即用馬隊攜帶車礮。繞出濠牆。迎頭截擊。如遇雨水停積大潮上漲之時。馬隊車礮。固不得力。而該夷亦泥淖難行。我兵儘可守禦內濠。以逸待勞。更易制勝。至攔河防具。原有鐵鈸。鐵練。仍恐未盡周備。現在博採眾論。悉心講求。設

法添製。以期攔阻。至北塘後路太空。恐該夷直撲天津。

諭令奴才業挑選鄉勇一萬名。勤加訓練。擇地設備。保障天津。並據

勞崇光奏稱。該夷有馬步隊。由北塘登岸之語。查北塘原有礮臺舊基。本年春間。復加修整。此時廢之則恐惑民心。留之又恐為敵踞。前曾安伏地雷。現擬空通地道。裝塞火藥。設該夷窺伺。燃之以備火攻。不使該夷得以占踞。若該夷衝突而來。直撲天津。或由大沽南岸登陸。沿河之新城葛沽鹹水沽辛莊白塘口雙港土城。均係集鎮。此外尚有村莊數處。相隔不過數里。既可駐足。又可飽掠。由此直趨天津。此夷策之上者也。由北塘距津。陸路百餘里。其中惟

軍糧城一處村莊。此外一片荒地。既無食物並鮮甜水。我
軍馬隊隨地可以截擊。該夷豈能馳驟自如。且即使直抵
天津。而津郡城池。尚在南岸。卸斷浮橋。渡河亦復不易。該
夷深於兵法。恐未必出此下策也。再查天津民團練勇。僅
可助虛勢而壯聲威。使之禦敵。萬不可恃。上年海口練勇
約有萬名。及礮一開。鳥獸散焉。以致衝動官兵。不能成列。
現在津郡城鄉團勇不過萬人。設遇有警之時。可以鎮壓
土匪。不能調出迎敵。且練勇一萬名。一月口糧計需數萬
兩。與其練勇。莫若添兵。惟現在部庫支絀。此時未便添兵
糜費。擬請豫派京兵二千名。俟有警動。再行來津防守。其

京兵二千名。擬派健銳營五百名。兩翼八旗五百名。外火
器營四百名。
圓明園八旗內火器營巡捕營各二百名。並請
飭下該營王大臣即令該官兵騎用技藝馬匹一經征調一日夜
可抵天津不致遲誤。至天津城池半已殘缺。城內民無宿
糧。地無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濟。所有富商大賈。百
貨居集。均在城外。防守甚難。奴才等再四思維。揆之地勢。亦
應附城一帶。挑挖重濠。築立土城。將四門關廂圈入重濠。
設有警動。守濠即係守城。較為得力。奴才僧格林沁當派翼
長樂善瑞禧。奴才恆福。派委運司崇厚。天津道孫治。周歷履

勘濠牆地勢。周圍約長三十五里。因東西北三面。鋪戶居民。房屋林立。相連數里。南面近城地方。多係墳塋。是以不能收縮。而三十五里尚不甚大。易於防守。備調京兵二十名。天津鎮標兵千餘名。盧團練勇一千名。分段扼守。足數抵禦。此項濠牆。派令津郡官紳捐辦。是否踴躍。未據該運司等稟覆。如捐有成數。擬俟春融即行開工。計期一月。可望蕆事。謹將天津地方。擬定環濠。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至於咪夷騎牆。佛夷附和。新聞所載之詞。未足深信。其所稱雜俄夷在內之語。俄國固懷叵測。而咪夷挑釁。亦不可墮其術中。夷人如到津投遞書函。以求和為名。誠如

聖訓。未便即行攻擊。亦不便徑行拒絕。奴才等愚見。和戰二字。本係判然兩途。和之局必當在滬。戰之局必當在津。該夷果欲求和。自必即在上海。與地方官定議。兵船一經駛至大沽海口。自係決意報復。斷無和好之理。假以求和為名。懈我軍心。用兵之道。貴乎鼓作士氣。不宜稍有游移。心無專主。夷船一至。各營將士。勢必勇氣奮發。定欲再挫賊鋒。使該夷片帆不返。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撫。兵丁與該夷。雖有不共天地之心。將領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難再收拾。奴才等擬俟見有夷船帆影。即派員迎出。令其前往北塘。告以該處有人款待。看該夷之意何如。大沽海口。仍

以雞心灘為界。夷船駛至。即行開礮轟擊。奴才等熟籌妥議。至再至三。制勝之機。間不容髮。若不豫有主持。臨時萬難施措。全局攸關。不敢輕開邊釁。亦不敢坐失機宜。

僧格林沁等又奏。節次據何桂清。勞崇光奏報。探聞夷情或稱調兵三萬。或稱馬步萬餘。揆之該夷報復之心。未嘗片刻釋然。明春之來。勢必倍加兇狠。又恐再戰再北。從此不振。不能為國。是以先將虛聲恫嚇。亂我軍心。或藉此要我求和。或分我兵勢。該夷得以乘隙。肆其狂悖。現在局勢。惟有鎮靜以待。河內布置。似已嚴密。夷船斷難闖入。陸路馬步官兵練勇。足資抵禦。設使該夷馬步萬餘。我兵迎剿

兇爭必操勝算可以仰慰
宸廑至該夷屢以虛聲散布蓋以不知我兵虛實並可查看中國
官員神色現在既經布置嚴密官兵又數截擊既有把握
無所畏懼應請
飭下何桂清勞崇光傳飭地方各官如與夷人接見即將大沽一
帶水路逐層防守器具陸路布置情形向該夷明言直告
沿海馬步官兵雖不甚多尚稱精銳如該夷登岸接仗情
願與決一戰並非大言誇張該夷久於用兵雖未目睹一
聽必已了然該夷如再聲稱調兵來津報復其勢如何兇
狠地方各官儘可置之不理無庸攔阻任聽該夷多調夷

兵。前來接戰。示以鎮定。察其動靜。再看該夷之意若何。如能悔過輸誠。即當迎機善導。使其就我範圍。從此息兵罷戰。該夷未必不心肯樂從。全在地方官措詞得當。互用剛柔。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籌海防布置事宜。繪圖呈覽。並遵保山海關統兵大員各等語。覽奏均悉。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僧格林沁等以夷情願和則應在滬。欲戰則必來津。大沽海口。仍以雞心灘為界。倘夷船駛入。毀我防具。自應開礮轟擊。使官兵有所適從。不致懈怠。其或在外遊駛。即派員迎至北塘。告以彼處有人款待。看其如何情形。再行馳奏。隨機應變。均

甚妥協。其北塘陸路。暗伏地雷。不使占踞礮臺。並有馬隊可以截擊。又挑挖環濠。布置事宜。亦屬周密。所請調察哈爾馬一千匹。本日已諭令慶昀速行照數挑選。於明年二月內解抵防所。所需調健銳等營京兵二千名。亦已諭令各該營挑選。候調。惟京營距津二百餘里。必令一日夜趕到。人馬疲乏。仍須先期數日奏調方妥。至此項京兵。宜選精銳者列為前敵。其次方令防守城濠。而所築環濠。據稱約三十五里。仍應挑選練勇之中可恃者。協助兵力。以資守禦。山海關地方緊要。自應謀勇兼優之員。方足以資捍衛。所保奕山。賽尚阿。俱未愜朕意。仍著該大臣再行酌保。候朕派往。僧格林沁辦理夷務。竭盡心力。卓著戰功。

勤勞在外。歷閱一年。朕心嘉悅之餘。尤深廑係。此時防務稍鬆。著該大臣於本月中旬即行來京陛見。以慰朕念。並可面授機宜。俟來春再行赴津。該大臣來京之前。須將一切防務交明樂善西淩阿暫行管理。恒福駐紮大沽。呼應較靈。並著暫緩回省。與樂善等妥為防守。至該大臣等另片奏稱津沽布置情形。無妨令何桂清勞崇光等告知該夷。令來決戰等語。雖為先聲奪人起見。然辦理軍務。惟當自籌善策。不必誇示敵人。轉似激之使來。所奏著毋庸議。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請調察哈爾馬匹赴津等語。現在天津防所。尚

須添調馬匹。著慶昀在牧羣內。挑選膘壯馬一千匹。於來年二月內。解赴天津防所備用。毋稍遲誤。

己亥。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今據禮部送來咨文一件。貴使臣欲派大學士一人。會同商議兩國大事。

上年貴國使臣丕到京。

大皇帝特派尚書肅。尚書瑞。相見所有貴國商辦事宜。無不據情代奏。至中國體制。大學士各有專管之事。遇事必得奏請

諭旨遵行。並非凡事皆得與聞。可以擅專辦理尚書肅。尚書瑞。皆係一品大臣。係奉

旨派辦之人。所有貴國應商之事。即向告知。必能代為轉奏也。為

此知會。

辛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伏查本年新漕。

仍須海運。該夷計圖報復。必先阻截海道。臣等先事豫籌。

飭令上海商人。墊貲採辦米四五十萬石。趕先運津。出該

夷之不意。詎因節遇颶風。未能迅速多為裝兌。嗣得夷人

用兵之信。商人畏葸不前。僅報運米二十三萬石餘。即未

肯兌運。並有將已購之米。糶價歸本。商情已渙。雖一月以

來。宣布

德意。多方開導。商人總以成本攸關。不敢再行墊資採買。現逾十一月中旬。各屬漕糧。正應趕收趕兌。而運務尚無把握。臣等督飭司道反覆籌商。實多格礙之處。據蘇藩司王有齡蘇松太道吳煦。先後稟稱。海運首重船隻。今夷信謠傳。商船各顧身家。莫不畏累。無從雇募。即使設法招徠。有船可運。而該夷兵船到滬。堵泊海口。其時天津亦嚴加布置。凡出口放洋。進口交收。勢難照常辦理。此可慮者一。如另籌別口出進。則我能往寇亦能往。萬一為其攔阻。直將江浙兩省百餘萬漕米。盡齎盜糧。此可慮者二。若將徵收之米。全數存倉。俟夷務告竣。再行起運。東南地本卑溼。迴非北

省高燥可比。久儲易致霉變。此可慮者三。或謂米石出運。不妨仿照節省丁耗等米。變價解京。但節省丁耗等米。為數無多。尚易變價。江浙兩省百數十萬石之糧。同時糶變。非第糧價大減。壅滯難消。恐一時無此殷商購囤。勢必解京之款。轉致虛懸。此可慮者四。又謂起運存倉。兩有窒礙。亦可改收折色。江蘇為漕糧最重之地。民力本極拮据。道光二十八年。有議行折色之案。旋即奏免。咸豐三年。復辦折色。米多壅塞。民間不能變價納糧。遂致徵不及半。積欠纍纍。況當開倉之際。驟易舊章。猝令棄現成之米。改收折價。民間窘迫難籌。較前更甚。人情洶懼。恐致銀米兩懸。此

可慮者五。輾轉躊躇。迄無善全之策。然為時已迫。不得不先照海運舊章。仍飭各屬。一律開倉收納。再行酌辦等情。稟請具奏前來。臣等詳加體察。該司道等所稟。委係實在情形。百計籌思。同深焦慮。此時夷酋尚無到滬的期。自當示以鎮靜。飭屬照常收米辦運。一切提前趕早。不得稍示張皇。並飭曉諭商民。以咦咈調兵。未必非虛聲要挾。勿為所惑。至此後事宜。能否乘機就範。殊難逆料。臣等惟有隨時察看情形。斟酌變通。奏明辦理。以期得寸得尺。無誤正供。

硃批。知道了。戶部知道。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伏查山海關防堵情形。與大沽海口不同。該處無險可扼。守已不易。戰則更無把握。設使該夷前往窺伺。惟當婉詞應對。告以此處並無大員。僅有兵勇防守海岸。如有應議之事。現在

欽差大臣駐紮上海。可以前往投文。於言語之間。既未便恃強。又未便示弱。該夷詭詐百出。勢必佯嗔假怒。欲將用武。不過藉此看我動靜。探我虛實。意圖牽動我師。彼時固不可坐失事機。尤不可自我挑釁。必須輕重合宜。緩急可恃。而靜鎮有謀。堪當此任者。一時不得其人。數年以來。材共事之

文武各官。一切才具。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奴才惟有詳細籌思。俟回京後再行面陳。京營官兵。
有親喪事故。給假回京埽墓者。四十八員名。已於本月初
一日回營。其親老丁單者。二百員名。亦經給假。於初五日
起程。併查有疲病缺額者。應行文各該營照數派撥。同二
次給假官兵。均於十五日出京。十八日來營。俟到營後再
將疲病官兵撤回。奴才擬俟十九日自營起程回京。恭請
闕廷。跪聆
聖訓。至唊咈二夷。節次布散虛聲。無非要我求和。兩江兩廣各督
臣。示以鎮靜。該夷自必另生奸計。此時海河結凍。船隻不

能行駛。即使夷船前來窺伺。僅能在攔江沙外停泊。既無後路礮火策應。亦斷不敢登岸撲犯。惟前據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報夷情。迄今數日。自應續有探聞。如該夷仍有來津之信。䇿自當仍駐海口。暫緩回京。

硃批。依議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節據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稟報。十一月十六十八等日。㗅夷續到三桅火輪兵船四隻。各載夷兵一二百名不等。詢係由香港或閩浙等省駛來。皆係常在中國往來者。嗣於二十八日午申等刻。

先後駛到三桅火輪兵船二隻。各載夷兵二百餘名。二十九日午刻。又同來火輪兵船二隻。一船三桅。約載夷兵二百餘名。一船兩桅。載夷兵百名。探係由印度調至香港。派令先來上海。吳煦等督帶通事上船。查詢夷目是否來此議和。據云伊等祇管本船夷兵。聽候調遣。是否議和。係公使兵頭專主。不能深知。復詢以既來上海。是否在此久駐。抑須他往。據云兵頭尚在香港。守候後到之兵。伊等須待兵頭到日。纔定行止。三十日午刻。黃埔各夷船。礮聲絡繹。探知暎夷水師副兵頭蕁士者。搭坐公司火輪船。行抵上海。旋有咈夷三桅火輪船兵船一隻隨到。總計暎夷輪船。

先後已到九隻。約共夷兵二千數百名。咈夷已到一隻。探
明兵數另報。並探聞暎夷擬俟兵齊。留兵二千五百名。駐
紮上海。又先在上海督造火藥房二所。吳煦等現已派員
並知會營汛。密飭弁兵暗中防範。仍即示以鎮靜。俾免民
心驚疑。至咈夷副公使梅爾登。前於十一月初八日來見
後。吳煦等於十九日使道往答。據梅爾登云。該夷兵船已
到澳門香港兩處。該夷總領先行和解。以免用武。若
大皇帝簽派
欽差大臣。前來調處。定可無事。儻俟兵齊再說。恐來不及。吳煦等
答以天津之事。肇自暎夷。爾國並未幫同打仗。為中華大

臣所深知。前在天津時。本擬奏懇

大皇帝恩施。與咪夷一同在津換約。乃公使隨同暎夷南歸。可見

並非中華相欺。此時不應自我言和。兩江總督即是

欽差大臣。何必另派。今爾國為暎人牽制。調兵遠來。中華亦要有

豫備。用兵則勝負不可知。若爾國情願先行講理。應由公

使備文。照會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請面為商定。即照咪

夷之式。崑山相見。一切悉照咪夷辦理。即在上海換約。亦

無不可。該夷允與咈嘱咈喹商酌再覆。二十五日。梅爾登

復令繙譯孫文典來見。以前言均梅爾登之私見。尚未便

向咈嘱咈喹明告。況天津係伊國敗績。若先出文請見。顯

然求和○太難為情○總求

欽差大臣設法措詞○與公使見面○至面商之事○趁此時彿兵未到○祇說先償上次兵費○償俟兵到○恐須續加○將來應准公使仍從大沽進京換約○一切照前○並請先撤大沽防兵○乞為轉稟等語○吳煦等當以爾國既不屑居求和之名○堂堂

天朝○豈能轉向爾國等求和○至爾國公使上次本因換約而至

天津○帶兵何為○既已帶兵○自然有費○設竟進京換約而返○試問費向誰索○自天津滋事後○自夏迄今○中華防堵兵費○共計千數百萬○爾等亦當賠償○若和議既定○應否仍由大沽進口○尚須斟酌○且咲夷意見若何○尚不得知○豈能先行

撤防。照此情節。斷乎不可代稟。令其回覆梅爾登另作計較。將譯出新聞紙內。咦咈同事論及咦咈調派兵船數目密報前來。臣查覈新聞紙內。咦夷不欲與咈夷共事。已屬確鑿。咈夷既已隨同調兵。梅爾登復先以講理之言屢來餂試。其為貌合心離無疑。梅爾登孫文典之語。句句顧和。卻處處逞強。且咦夷新聞紙內。亦有允照舊章加還兵餉之語。是該二夷以兵脅和。故為可惡。揆厥情形。恐非急切所能就範。現在兵船到上海者。雖共止十隻。而新聞紙內開列。咦夷共調大小輪船七十餘隻。證諸廣東夷行貿易之人。所寄上海信內之數。大約相仿。咈夷雖無船數。所稱

起兵一萬五千。恐亦未必盡確。而時已臘月。正當漕糧旺

兌之時。誠恐兵船接踵而來。該夷等必有舉動。此時惟有

鎮之以靜。飭令照常辦事。視其如何情形。隨機應變。設法

抵制。

硃批。覽奏已悉。該道駁飭梅爾登之語。尚屬得體。然此時夷情雖

驕。總不可使之遠去。撫局難成。但能將償費撤防兩層暗為消

弭。仍應作為佛夷並未助逆。先就範圍。方為妥善。如能赴崑山

面見更好。至啖夷之狂悖。恐非言詞所能化也。

戊申。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於本月初九日。據禮部送到貴處咨文一件。本

大臣已經接收。內稱。本大臣在和約已換之後。業經與
欽派大臣尚書肅。瑞。見面數次。會商事件。何得又請另派等語。本
大臣於八月初五日。業將與該大臣等商辦情形。詳細知
照貴處在案。本大臣到京。係在換和約之後。按照和約。本
應派大學士商辦。貴處於六月初二日文稱。派出肅。瑞。二
位大臣。彼時本大臣因念兩國和好有年。恐辯論耽延時
日。且想尚書肅。瑞。亦必欲固守兩國和好。誠心商辦特交
大事務。求兩國有益。況
欽派大臣。必知兩國所定和約。及相交情形。是以未經理論。及至
相見。確知尚書肅。並無此意。故本大臣前次咨行貴處。乞

為代奏。照依天津和約第二條。另

派大學士一人。若不照依和約辦理。何必立此和約。外方諸國。見

中國以大臣等所定

皇上准行之和約。作為虛文。相交大小事件。俱不按和約。乃任意

辦理。豈能信服相安。本大臣初與尚書肅。瑞。會晤時。曾言

過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已經定為兩國交界之處。現在

所商分界之事。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之地一塊。且交

出大學士桂。前次送到本國欽差大臣公普提雅琴上年

五月初四日欽奉

諭旨一道為證。尚書肅。瑞。起先並不認有此道

諭旨。後於六月二十六日咨稱。有此

諭旨。但與本大臣交出之文不符。其中止言五口通商。及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並非將烏蘇哩江借給在內等語。本大臣所鈔錄者。係照原行俄羅斯文所譯漢字。此內文字間有不同者。亦無足奇。然大義不能甚差。彼時本大臣請尚書肅。瑞將原文送閱。以便查對。未給。是以本大臣行文本國。將前次大學士桂。咨送公普提雅廷之文。鈔寫一分。送至本大臣。以解相疑。今將送到鈔寫

諭旨。送給貴處各位大臣閱對此文。必知本大臣與尚書肅。瑞所云。以烏蘇哩河為兩國交界。愛琿和約。中國

大皇帝准行之語不差。尚書肅瑞云無此事。豈有理乎。該大臣不
知和約及
諭旨大端。如何與之商辦。本國與中國相交。歷年已久。護持和好。
惟依友道。凡能利益中國必行其事之證據。最易考查。責
大臣悉知吾兩國地界毘連者萬餘里。其間雖歷年未免
有和好之隙。而本國與中國經二百年。不顧大小嫌隙仍
交好如舊者。非他國可比。若他國之與中國相交。其人雖
不似本國之多。力亦不及。地界且不相連。但因貿易小故。
而常生釁隙。以至交戰。即願與中國行有利益之事。亦不
能至。如本國相和之久。亦萬不能。再

貴國如有所求。無大妨礙之事。本國必然應許。前時無論。請
看本大臣七月十六日。二十五日。八月初五日之照會可
證。若
貴國則不然。我國所求。雖係有益兩國。及照和約內所有之
事。一件未經准行。他國請本國與中國一同交戰。本國知
貴國內外擾亂事煩。難以周顧。不但未與他國一同辦理。反
幫助
貴國與他國說合。不須多索。至本大臣來京情形。亦係本國
修好之意。本國大皇帝因先在大沽或北塘迎接本國欽
差之勞。命本大臣仍由舊路行走。於他國欽差之先來京

時將本國與

貴國一切辦理未完。早為解結。以便幫助

貴國與他國相交。現時咲咈兩夷。數萬之兵。已經駕船起程。意欲必至天津及北京。本國知

貴國急難之際。誠願固守鄰好友道。與之共救內外烈燄凶跡。

貴國應慎勿藉自力攻內外之敵。務求和好之事。讓小事以免將來益生凶跡為善。且本國與

貴國相交至今。設有嫌隙。並不計較。中國理應慎思。不可渺視此和平之心。以招人怨。前

貴國來文內稱辦事欲使兩國有益方合友道此言甚是本
國所求者正為此耳但貴大臣以本國所求概不准行則
為友道乎貴大臣深知本國所求係按照和約而行遇有
不論何國已立和約及所許之事並不遵辦他國亦必不
信服既不能倚賴和約安然相交反生不斷相戰之事中
國願國太平止有一法務思交良友於本國總之求貴大
臣等將願否照依天津和約第二條辦理之處示復可也
為此照會
乙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奏道

旨將咪唎㗼條約宣示海口。准該國在廣東潮州先行開市。並照
新章完納船隻噸鈔。臣勞崇光接准移咨。當將該國條約
通行宣示。並咨會粵海關監督准該國先照新章完納船
隻噸鈔。其餘各項稅則。仍照道光年間舊定章程徵納。不
得與新章牽混。並准其查照原議。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
在潮州開市。查潮州地方。粵海關原設有分口。以庵埠為
總口。汕頭等處為子口。僉派丁書徵收內地海船貨稅。歷
年已久。現在咪國船隻新來開市。雖與內地海船收稅事
例。徵有不同。但該處原設稅口。既由粵海關管理有年。一
切事宜。可以駕輕就熟。自應歸併粵海關援照廣州大關

徵收夷稅章程辦理。勿庸另議更張。以歸畫一。惟開市伊始。必須添派委員前往督率稽查。俾昭慎重。臣勞崇光查有陵水縣知縣俞思益老成練達。堪以委令前往會同該處原派委員妥為開辦。並由惠潮嘉道就近彈壓。所徵稅銀。按季報解大關存儲。查照關例扣滿一年。彙數造報。仍由該監督隨時設法嚴查。杜絕私弊。以裕課餉而肅榷政。該處分口。向來每年額徵銀二萬一千九百餘兩。又繳米艇銀約三萬六七千兩。今夷船開市之初。每年徵銀多少。不能懸揣預定。應飭儘徵儘解。覈實造報。不准稍有欺蒙。俟一年期滿。查看情形。分別奏明辦理。至咪國使臣華若

翰已由上海來至粵東。到臣勞崇光衙門求見。臣當經接見。宣布皇仁。妥為撫馭。該使臣口稱渥受大皇帝逾格天恩。通國人人感戴。查其情詞。恭順出於至誠。所請十二月初九日。在潮州開市。現將屆期。臣勞崇光既面屬該使臣。妥派領事前往。將該國商人水手。照料約束。慎勿稍生事端。一面由臣會同粵海關監督出示曉諭該處商民。一體遵照。其餘未盡事宜。如有應行變通損益之處。再當隨時酌議具奏。

硃批。知道了。

勞崇光又奏。再咦咈二國夷商之在粵東者。見咪國船隻頓鈔。已照新章開辦。不勝艷羨。該酋到臣勞崇光衙門求見。懇求照辦。臣答以咪國已經換約。該二國尚未換約。豈能援以為例。該酋復稱從前舊約。本有一體均霑之語。

大皇帝覆載無私。必肯一視同仁。祇求據情具奏等語。臣察其意甚堅。而其詞尚順。合無仰懇

天恩。准其一體照辦。以示羈縻。

硃批。已有旨。

庚戌。山東巡撫文煜奏。查夷人前自天津敗挫回帆。即有

興師報復之信。山東係往來必由之路。其乘便分擾。亦在意中。其所以不敢遽來者。自係不知東省虛實。以為蚤有隄防。是以故自張揚。藉圖恐嚇要挾。並徐覘動靜。以逞其伺竊肆擾之計。此時東省籌議防堵。若不示以鎮靜。轉恐招之使來。誠如

聖諭。此時若遽建築礮臺。過涉張皇。不如於陸路暗中設備。然臣此次東腳本係欽遵

面諭。為密籌海疆防務起見。一路留心察看。查得山東北海自武定所屬之海豐縣。至極東之文榮縣止。南海自文榮兩縣。至西南沂州府屬與江南交界之日照縣止。共計海岸迴

長三十八百餘里。其間口岸。惟即墨縣之金家口。及膠州之塔埠頭。有香島青島遮闌口外。船隻必由島口進出。形勢較爲緊湊。此外則一片汪洋。茫無涯際。所謂海口。不過海岸稍有灣曲。形若張弓。因其時有船隻停泊。是以呼之曰口。口門大者百數十里。至小亦數十里。地勢散漫。無可憑依。東省著名之石島俚島煙臺龍口海廟大沽利津等口。情形大抵如是。夷船果圖北來。沿海一帶。處處可以上岸。並且徧地沙灘。處處可以深入。與天津上海確有海口可據。又有天險可憑者。相去懸絕。此則沿海防不勝防之實在情形也。至陸路海濱處所。固係水複山重。登州以東。

更多岡嶺迴互。並有懸崖絕壁。中止羊腸小道。僅容一人一騎者。該夷果從陸路進兵。此等要隘。未始不可據以為險。然夷情詭譎。度必避險就夷。况此等腹地。乃商民自此至彼。往來行走之區。該夷沿海而來。更不必定經其地。一被繞越。即有險阻。則亦無所用之。即如登州府城東西南三面。本屬傍山為限。與西北城水城兩相倚依。無奈正北東北。相距海岸不及三里。城外惟正北一面。舊有沙埂一道。長可數里。外此曠野平鋪。既無溝壑。又無林木。若守北面。則兵丁無藏避之處。明防暗伏。皆無所施。若守山險。則水城府城均當北面之衝。山上開礮。城內先受其害。若必

待走近而後放礮則城池已非我有況西山之西又屬海疆由彼上岸我軍腹背受敵山險亦安足深恃此係專指一處而論其餘瀕海縣城均係依山環海與府城形勢相同臣與地方文武官員悉心講論不但現在兵餉兩絀以戰以守毫無把握而地勢處處皆然直屬無從措手臣忝膺疆寄何敢畏難苟安況地利不如人和制勝全憑時會該夷雖近猖獗而地勢未必周知夷兵人數雖多斷不能如本地之民合愈聚愈衆茲臣業已咨行鎮道各官令其密飭所屬先於沿海村莊團練民勇即由地方官會同所在營汛隨時督辦巡防團練果若得力自能衆志成城而

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亦覺事半功倍。至於應用官兵。臣前於到任後。曾經督飭各營習練槍礮。今夷人所用鳥槍。既能如我擡槍之遠。則我兵鳥槍自屬不能抵敵。茲臣於省標三營專調擡礮官兵。逐日督同操演。又查青州滿營火器甚好。擬以各營擡礮練熟後。即日酌量抽撥。並酌調青州滿營官兵。選派幹練將官分投統帶。在於登州扼要暨登萊青三府適中之處。駐紮防勦。臣尚恐地勢不能熟習。致失機宜。復備文與鎮道等官。並青州副都統恩鑾飛速商辦。臣察看恩鑾老成明練。將來防勦事宜。即可就近令其酌量調度。如果事機較緊。臣仍當親往督辦。

硃批。知道了。

辛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十月十二日。接准兩江總督何桂清咨稱。暎咈兵船已到上海。鈔錄原奏新聞紙由六百里咨行前來。奴才詳加閱看。暎夷大小船七十六隻。夷兵一萬一千四百餘名。礮四百三十七門。咈夷雖無船隻數目。而現已調兵一萬五千名。其船礮必不減於暎夷。如果屬實。人心不無惶惑。且查該大臣原奏內稱。咈夷藉兵會和等語。似此情形。稍拂其意。勢必在上海肆其狂悖。設使奴才進京數日。得有上海緊報。復又馳赴海口。轉致中外慌

恐。是以奴才仍擬駐紮海口。毋庸進京。以期鎮定。現在時值隆冬。該夷未必即來大沽海口。即使夷船駛至。僅能在攔江沙外。不能切近內河。所有京兵二十名。除有親喪事故親老丁單者。給假省親。疾病者更換外。查海口距京。道路不遠。其餘官員兵丁情願回京者。擬自本月二十日起。分三次。自備資斧。輪替給假回京。每次假期十五日。明年二月初五日截止。以示體恤。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僧格林沁於本月中旬來京陛見。茲據接准何桂清咨。噗咈兵船已到上海。仍擬駐紮海口。暫緩回京等語。係為慎重邊防起見。惟現在天氣嚴寒。河冰結凍。夷船斷難北

狀。該大臣駐兵海口。瞬閱一年。甚著盡勞。朕心實深廑系。僧格

林沁。著仍於十九日起程。來京陛見。以慰朕念。兼可面授機宜。

一切防務。仍遵前旨交樂善西淩阿暫行管理。并著恆福留心

會商。所有京兵二千。准其分起輪替給假回京。以示體恤。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明事。今據禮部送來

照會一件。貴使臣以為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已經黑龍江

將軍奕山等。定為兩國交界之處。並鈔錄大學士桂等

諭旨照會前來。本大臣查前次奕山等。辦理糊塗。將吉林所屬綏

芬烏蘇哩河等處。擅行允許。並未聲明。亦未繪圖呈進。後

經吉林軍民公遞稟呈。力言綏芬烏蘇哩河係吉林地方。

不應黑龍江將軍借與外國。並非與外國有搭界之處。如

果俄國民人要來居住。本國之人斷不容留。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恐滋事端。是以將辦理錯誤之將軍奕山革

職。及承辦之副都統吉拉明阿枷號。早經知照貴國使臣

矣。貴國若執定前說。將烏蘇哩河至海口。强為分界。恐該

處人情不服。必啟爭端。反傷兩國和好之道。衆怒難犯。

大皇帝亦不能强為抑制。實於貴國不利。總之兩國相交。必須不

相侵占。方為全交之道。為此咨覆。

癸丑。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等奏。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

紳泰詳稱。據阿克敦吉林地方坐卡佐領和綳額呈報烏魯蘇壯丹卡房被燒。當派佐領鄂爾精阿前往海蘭泡查訊。據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聲稱。夷目布邑依因該卡在借給該夷地面之內。屢次商令遷移。未經拆毀。夷酋木哩斐岳幅。嗔怒伊等。故飭密奇達。將卡房燒燬。如欲重修。可移左右岸等語。查該處卡倫。係康熙年間設立。最為要隘。夷船到此。必須經日方能轉過。茲迺乘隙遣人焚燒。實屬狡抗之至。該處地面。雖在許借該夷界址之內。惟設卡在先。借地在後。且係要隘。未便任其占踞。隨飛飭署副都統愛紳泰。就近相度機宜。或往見夷酋。理論修整。抑或徑自

派員重修以復舊制並派官兵常川坐守以防再有他虞前據愛紳泰詳稱十一月初二日俄夷通事石沙木勒幅等至黑龍江城面見該員告稱木酋遣送禮物以敦和好隨令從人取到小匣一箇內裝小玻璃盒十箇刀剪磋鑷各一把哈喇五尺藍布一丈並送給官員等哈喇一丈倭緞二丈該員隨即答以和好不在禮物堅辭不受該通事等聲稱上年餽送曾經收留此次斷難持回復以善言開導拒阻該夷一味強詞以為不收即是見疑並欲強擲而去該員暫將來物收留並送給豬羊米麵等物以作回禮詞據愛紳泰派員往見木酋不興晤面夷目布色依已自

認遣人焚燬。若再與商辦。仍必不從。現擬派員在江城將房木修妥。由冰道拉運。迅至該處。先在浮地照舊修蓋。俟其拒阻。再與理論。現已報稱工竣。並派委官兵坐防。又據該署副都統報稱。右沙木勒幅從至江城。欲由齊齊哈爾驛道赴京送信。該員峻詞拒阻而回。亦並無回信。現將地方形勢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諭內閣。特普欽奏請將疏防卡房被焚之佐領交部議處一摺。黑龍江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火焚燒。該卡員鑲藍旗佐領和綳額

未能先事豫防。實屬疏忽。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等奏俄夷乘隙燒燬卡房。已派員修竣一所。並繪圖貼說呈覽。業經明降諭旨。將疏防之佐領和綳額交部議處矣。烏魯蘇牡丹卡房。雖在許借俄夷界址之內。而設立自康熙年間。且係要隘處所。豈容任外夷占踞。此次該夷因船行駛不便。催令遷移。又未允許。乃轉謂此卡為占踞左岸借居之地。突令密奇達將卡房燒燬。經特普欽派佐領鄂爾精阿前往海蘭泡查訊。據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直認不諱。並云木哩斐岳幅嗔怒。故令燒燬。如欲重修。可移在右岸等語。情詞甚為猖獗。特普欽現經派員在黑龍江城修妥木房。由冰道

拉運至該處照舊修蓋。業已一律工竣。所辦尚屬周密。惟該夷
蓄心侵占。已非一日。此卡既於該夷行船不便。雖經修理。難保
不復來滋擾。特普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
江之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
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果該夷再來滋擾。即密調該數處
之人。與之抵禦。此外團練。亦當聯絡一氣。使該夷稍知畏懼。不
致得步進步。方為妥善。

乙卯。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咸豐六年。經回民稟稱
俄夷互換大黃。原定十年約文。請改為五年。每普大黃價
銀。作為五十兩等語。當經恰克圖章京呈明在案。茲據該

章京報稱俄囉斯遣使查探回民。並未將大黃按限交清。究於何時運齊。咨請示覆前來。當即照例咨催陝西甘肅兩省。一面飭該章京曉諭瑪雨爾去後。今據該章京呈報回民等將五年分應交大黃。全數交清。惟換立和約一節。據俄囉斯聲稱。近來應需大黃較多。欲立新約。俟本薩納特衙門咨覆到日再定等語。查大黃係俄夷應用要件。今與回民提及多用。並商議將十年十一月應交大黃運齊。報明該薩納特衙門。再立新約。實於回民毫無妨礙。俟至十一年議定呈報時。再行體察情形辦理。現在惟有曉諭該回民嗣後運交大黃。毋得缺欠數目。遲誤限期。以昭慎

覽。

硃批。知道了。

丙辰。俄羅斯照會。

為乞據情代奏事。本大臣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到由禮部送到軍機印文。知會定日面交。何不直由禮部送來。文稱面交。甚是不懂係何原故。即面交亦可。本臣又候及五日之久。未見肅瑞二位大臣到館。其中情節。即令人不解。反使人猜疑。肅瑞二大臣另有公務。即將公文送來。或奏請另派大臣會議。准定使本大臣早為辦妥具奏。查烏蘇哩江至海口

中間之地。原係兩國同管之區。並無分清界址。恐我國流

民與旗人雜處。互相爭鬬。難以約束。以致兩國棄好。是以

與

貴國黑龍江將軍奕。會同我國欽差大臣木哩斐岳幅將爲

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分界通商事宜和約。定議奏明在案。

咸豐八年五月間。經桂花大臣送交

諭旨一道內。著即可告知我國。在黑龍江定議。諸事皆定。理應為

中國出力。向嘆咈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

能對得中國等語。現在咪國議和之後。業已回國。不為無

功於中國。爲蘇哩河至海口之中間地。在中國不過彈丸

不毛之所。毫無傷損。與我國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分清界
址。以期永遠和衍。況有
大皇帝煌煌
諭旨。送交和約。已奏知我國大皇帝。適會晤肅瑞二大臣。初時抵
賴。後又咨稱有此
諭旨。但與本大臣交出之文不符。其中止言五口通商。及黑龍江
定約諸事皆定。並非將烏蘇哩河借給在内等語。可見肅
瑞二大臣不願辦理此事。是中國失信於鄰邦。似此和約。
作為虛文。何以取信於他國。而本大臣願修舊好。惟求商
辦者。一按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分定兩國交界。定旱路

貿易章程。查對早年所立和約。為指出增減各條。永遠遵

行。為此備文。乞據情代奏。儻蒙

允准分界等事。我國情願幫助勸令唊國兵船同國。不致擾亂天

津等處。息靜干戈。實為兩幸。是否可行之處。抑或代奏。另

派大學士一倍即來會議。望乞示覆。

戊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東純。福建巡撫瑞璸奏。查

閩省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所轄五廳四縣。島嶼分歧。向來

官商各船。往來停泊。以臺灣縣屬之鹿耳門。彰化縣屬之

鹿仔港。淡水廳屬之八里坌等三處。為出入正口。其八里

坌口內之滬尾一澳。亦為商船寄碇之區。附近滬尾之艋

艸地方。並為各商貿販之所。現在咪唎堅一國。既經准在

臺灣開市通商。設關徵稅。自應遵照原奏。俟該國領事到

臺之後。再由地方官會同妥議交易。先行開市徵稅。惟查

該夷原請自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赴臺開市。現

已將及屆期。雖經飛札移行該管鎮道府。遵照妥議。分別

辦理。第重洋遠隔。風信靡常。往來文報。難以應期。若俟往

返稟商。誠恐臨期貽誤。而該郡地皆濱海。處處可通。似應

先行酌定馬頭。庶免漫無限制。該署福建藩司裕鐸前任

臺灣道時。曾以巡查親歷各口。據稱。鹿耳門一處。迫近郡

城。鹿仔港口。檣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商夷船隻輻輳所

宜。惟查有港尾即八里岔一澳。地近大洋。貿易所集。堪令
開市通商。並於附近要隘。設立海關。照章徵收。以示懷柔。
但辦理創始。一應撫綏彈壓。自應遴委幹練大員。馳赴該
郡。會同臺灣鎮道府。再行逐一妥商。一俟該領事抵臺。即
可會議稟辦。查有福建候補道區天民明幹有為。才識俱
優。堪以委令前往。認真妥辦。所有通商事務。即責令該道
專駐管理。並請嗣後每屆一年。量予更換。以均勞逸。酌給
薪水。以資辦公。如果該員辦理實在得宜。即行再留一年。
以資熟手。並錄敘勞績。籲懇

恩施。其有華夷交涉事件。應令該員。會同臺灣鎮道。隨時辦理。以

昭愼重。至應徵稅課。查閩省福州廈門等口。原設海關。係由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分派口員。專司徵納。臺灣雖無原設海關。第同一徵收稅課。自應統由管理閩海關之福州將軍兼管。每年檄委該處通商道員。兼理稅務。所收稅銀。按季運解。由福州將軍另款存儲。照例一年期滿。造報

題銷。毋庸另請

簡放監督。以節經費。現在該夷開市伊邇。未經奏奉

諭旨以前。即令該道區天民。暫行兼管。並會同臺灣鎮道府。設立

關口。照章起徵。以免遲誤。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山東道御史林壽圖奏。竊臣默籌各路軍情。腹心大患。賊甚於夷。而咽喉急證。夷重於賊。自僧格林沁大沽之捷。中外欣慰。臣以為未也。自咪夷華若翰之和。中外欣慰。臣亦以為未也。咪酋之和。知我兵力不足。聊用羈縻之也。暎咈二國。亦知將以羈縻之也。故雖經挫敗。而變詐不衰。雖加開導。而報復益決。臣曩從事樞垣。屢讀寄

諭。令何桂清誘夷商以貿易。飭咈夷以和約。冀以待咪者待咈。且以待咈者待暎。弭禍患於既萌。寓

恩威於並用。此策可行。誠為至善。以臣所見。竊恐未然。雖姑存議和之心。不可疏決戰之氣。惟堅待再戰之議。乃可鼓臨陣

之心。今上海雖請和。天津實決戰矣。然明年再戰。有足慮
者。僧格林沁
國之重臣也。以臣觀之。今孤注也。天津海口為
神京拱衛。尤咽喉之急證也。天津之水勢。攔江之防具。濱海
之礮臺。彼皆目擊而心知。必將熟思而審處。肯如今年之
冒昧以取敗乎。臣料其必水陸並進。晝夜環攻。多募湖勇
以犯頭鋒。暗截馬隊以備衝突。或我兵狃於前事之勝。則
佯怯以乘瑕。或我兵苦於分路之疲。則更番以疊戰。僧格
林沁謀略素優。忠勤不懈。布置周協。固不待言。然以今年
敵輕而驕。不知虛實。猶能洞我礮臺。損我將弁。幾亂我部

曲。明年尤猛可知。今

盛京山海關能當一面者。已難其選。即北塘一帶。亦有不敷

調遣之處。隨營將領。不過樂善國瑞西淩阿瑞禧等文武

參半。勇怯相間。萬一兩軍交綏。事機緊急。將不繼而兵惑

退。至僧格林沁。躬冒矢石。甚非計也。臣觀都統勝保性剛

而氣矜。志大而衷褊。任統帥。或非宜。若其勇往赴敵。臨陣

不怯。蓋實長於野戰。令暫留北塘等處。

盛京山海關協同堵禦。必能破敵成功。此外江南軍營。尚多

健將。如李若珠。張玉良。馮子材等。宜先其所急。

飭下和春。張國樑。斟酌機宜。調交僧格林沁差遣。庶務稍定。即回

軍營○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僧格林沁悉心籌商○

庚申○吉林將軍景淳等奏○據琿春驍騎校永祥等報稱該處有東海岸居住之恰喀拉夷人六七百人○因被俄夷騷擾○來投琿春○懇求接濟等語○查恰喀拉一項○素以捕牲為業○與赫哲費雅喀同類○今被俄夷擾害來投○固未便拒絕○然是否誠心○應先派員查明○再行招撫○當即飭委該處驍騎校博興等○備帶鹽糧○即行前往○斟酌辦理○現在辦理圖練招集攬頭○保護徭山○查明各該處人民○委無被俄夷句結煽誘○並繪圖貼說呈

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飭辦團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一摺。綏芬烏蘇哩等處。業經景淳等招集攬頭。發給印照腰牌。分投入山。擇要屯紮。並添設臺卡十四處。以資偵探。其阿勒楚喀等地方。亦經密辦團練。操演西丹。並添造槍礮。製造藥鉛備用。所籌均尚周密。著即照議辦理。蘇城一帶。向多流民集居。歷有年所。自係從前地方官未能隨時驅逐。此次所招攬頭。是否即係此項流民。如果樂為我用。自可寬其既往。景淳等應即查明據實覆奏。不必回護。其應如何酌給器械。以資捍衛之處。

均應撥為籌畫。至所稱琿春東岸之居住恰喀拉人等。因被俄夷騷擾來投。懇求接濟。現擬派員查明。再行招撫。此項人眾被擾來投。自應妥為撫恤。免為俄夷所用。然或係俄夷指使而來。留之則為心腹之患。亦不可不防。即著景淳等督飭委員詳加察訪。不得稍存大意。如來意果屬真誠。其人足資禦侮。或即於蘇城等處酌量撥給地畝。俾得前往開墾。設有緩急。亦可助我兵力。其軍械火藥等。亦應臨時籌給。以免掣肘。至琿春是否與通溝相近。如與通溝相連。則通溝之眾。亦可仿照蘇城。一體辦理。並著查明具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等奏。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

詳稱海蘭泡夷目布色依差夷官阿斯拉木幅等進城見面令將重修卡房拆移江右否則發兵代為拆毀該員答以卡房既經重修礙難復拆因其有發兵代拆之言隨於次日清晨帶同官兵前赴海蘭泡面見夷目布色依婉言開導併責以兩國既稱和好前次燒燬卡房已屬非理不令汝暗修即是厚意今自力重修何得又令拆移並有發兵代拆之言尤屬非是與之反復剖辯該夷答稱係奉木酋之命今雖重修若不拆移伊實不敢擔承再興理論語塞無詞走進內宅移時始出故為頭痛之狀僅令阿斯拉木幅支吾代答該員告以卡房已經修整派兵坐守斷難

拆移○布邑依搽首推病○催令旋回○復據該員報稱烏魯蘇牡丹卡員佐領鄂爾精阿等呈稱有夷官綽羅呢等四人帶領夷衆三十餘名○並傳集附近居夷齊至重修卡房○祭言江左地面○業經許給○易換字約○屢次催令將烏魯蘇牡丹卡房拆移不聽○前派夷官焚燬○何以今又重修○定須拆移右岸○各帶器械○肆意鴟張○衆兵忿怒欲向抵禦鄂爾精阿恐致殺傷啟釁○喝禁衆兵○仍進卡房固守○次早夷衆復來○攜帶槍刀鍬斧○將重修卡房肆行砍毀○並將鄂爾精阿摔擲在地○衆兵攔阻不聽○欲執器械向其交鋒○復經鄂爾精阿喝禁○仍在卡房舊基防守○差人飛速呈報之際○又有

夷官密奇遠帶領馬兵二百餘名。各執槍砲力逆官兵過
江。至右岸距烏魯蘇牡丹附近地方兩岡。並據該署副都
統聲稱該夷有心尋釁。可否示弱緩圖。暫將該卡官兵移
至霍羅綽坐宿。下有阿敦吉林卡倫接續哨探。遇事飛速
呈報。尚不致誤等情。只可暫緩與爭。留待緩圖。為一時權
宜之計。以免立起兵端。
特普欽等又奏。前據海蘭泡對岸大黑沙河屯官探報。木
酋由水道回行。嗣據愛紳泰報稱。夷目布邑依會晤之時。
通事聲稱。木酋前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建河等處操
兵。過兩月仍回此處駐紮。以備明春乘火輪船往日本國

等語。再據受紳泰擊稱。木酋由黑河口回時。初次晤面。留
言吉林將軍。何如此辦事欺蒙
君上。吾回國必有公文行知。迨二次見面。詢其如何欺蒙。即置而
不答。不知是何狡詐。惟因阻其前赴綏芬烏蘇哩展占地
方。則又有明春必赴吉林之語。現在江左旗戶。已密飭受
紳泰督率各屬。設法團練。並飭呼倫貝爾各屬。一體嚴密
防範。吉林現已籌辦防堵。明春冰泮後。該夷如果肆逞前
往烏蘇哩綏芬等處。自必受創而回。第江左前已許令該
夷借居。且江道准其行走。若稱假道前赴東海。亦礙難阻
攔啟釁。致令有所藉口。儻該夷回竄江左。別有滋擾。自應

併力夾擊。仍作為居民公忿。以挫其兇悍之氣。留官為調處轉圜地步。若該夷僅在吉林地面滋擾。或被創伏竄。安靜回歸。應否乘勢勦除。抑或容其回行。僅令一切遵循前約。免其攻擊之處。未敢擅便。

特普欽等又奏。籌備團防。並防守事宜。前奉寄

諭。特普欽。那敦德奏。遵旨豫籌布置等因。欽此。查該夷狡抗多端。日益恣肆。設有緩急。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勢。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以為轉圜地步。庶可稍戢兇鋒。伏查黑龍江省地處極邊。向無私住民戶。奴才等輾轉熟思。全省地面。多有與俄夷接壤之區。且江邊

即准其行走。尤須時時防範。不可一日稍疏。若調集官兵

常川駐守。又須多糜餉項。是以擬將該城養育兵等。本處

備防。並挑備西丹一體操練。當經飭令署副都統愛紳泰

洽籌妥議去後。嗣據呈報議將江左屯居各戶閑散西丹

擇其年力精壯。心地明白者。每十家酌立戶長一名。有事

聽其指揮。無事則各於各屯操備團練。如果該處有強取

糧石等事。自可隨時抵禦。仍密諭各屯。禁其偷漏私糧。接

濟口糧。各該屯宿西丹人等。均屬踴躍樂從。現已傳飭各

員。將揀放甲長八九十名。暨所屬閑散西丹一千三百七

十七名。一併造册團練。並擬將江右城鄉一帶。各按旗佐

地面。照編行保甲之法。一體籌備。按甲出派官兵嚴防密查。該西丹等雖常川防守。均知各衛身家。老弱相依。田園耕作。既可不失生計。又可節省虛糜。其所需器械。一半官為辦給。一半令其自備。以期永遠奉行。仍將器械收存官所。遇事聽傳發領。協力同心。用資捍衛。即以保護城垣。如遇緩急。一面飛調前備官兵。前來某處。可期無誤。惟該城額設職官。除出征差委懸缺外。僅有十九名。每有一官兼署三四佐領圖記者。儻有緊急。必須一官管帶一隊。若非豫先委定。則平素未能熟習。臨時難期得力。擬請仿照軍營章程。由軍功賞戴翎頂之領催前鋒委筆帖式官儘先

升用人員內。擇其年力富强。曉喻事機者。委署佐領圖記。
即充職官當差。俾令熟識所屬兵丁。以免臨期遺誤。並擬
擇要添置臺卡。巡守瞭望。以備遇有緊急。隨時遞報。而免
疏失各等情。遵劄酌擬條款呈報前來。奴才等逐細詳覈。均
尚妥協。其委署圖記一節。係屬因時制宜。以專責成而資
得力。並嚴飭各屬實力奉行。不得徒託空言。致滋貽誤。
硃批。依議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並豫募布
署各指片。覽奏均悉。此次俄夷因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燬後。重
行修蓋。欲令拆移江右。經愛紳泰面見夷目布巴依。開導不允。

旋派夷官綽羅呢等四人。帶領夷眾三十餘名。並傳集附近居夷。各帶器械。將重修卡房肆行砍毀。特著欽等以該處並無屯居旗戶。非厚集兵力難與較量。擬將該卡暫移江右霍羅綽地方。與阿敦吉林卡倫接續。可期無誤文報。自係一時權宜之計。卡房原在許借該夷地址之內。彼既有所藉口。卡員等一時自屬難與爭執。惟該夷如此倚眾恃强。持械威逼。情形實屬兇悍。且左岸屯地既已被其侵占。恐其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岸。據愛紳泰探詢通事阿斯拉木幅有木酋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該處係屬右岸地方。豈可任夷蹤闌入。若特普欽籌即派委妥員查探明確。如該酋實有往彼之信。

必須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
伺之謀。至明春該處如在吉林地界受敵。回至黑龍江滋擾。即
應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宄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釁。
是為至要。
辛酉。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稱惟大沽為津郡咽喉。津郡
為
京師屏蔽。籌防之法。不厭詳求。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慮及郡城民無宿糧。地無井泉。因議附城一
帶挑空重濠。思患豫防之計。可謂至矣。以臣揆諸地勢。體
察民情。尚多窒礙之處。敢為我

皇上欽陳之。查天津西南兩門。皆係陸路。民居較少。地勢空曠。今議將得勝口挑空。自西南以水為衛。辦法最為妥善。至北門濱臨運河。東門濱臨海河。僅有浮橋兩道。渡口數處。以通往來。河之東北居民鋪戶。綿亘數里。周圍築土城。而大河為之間隔。無論四面不能環繞周而。即東北濠牆亦不相聯屬。名為城外又築一城。實則自為段落。隔絕不通。此地勢之未便也。城中柴米。取給於城外。而城外之柴米。全賴於四鄉。今關廂之外。深溝高壘。道路不通。則城外之來源先斷。而城中之固守愈難。更可慮者。津郡地勢低窪。百姓墳墓。大半彼此相接。今雖寬展挑空。而塚墓參錯其

間。濠牆不能曲折避讓。即空曠之地。亦是民間田園。一經空濠。遂化為烏有。生有失業之憂。歿有暴骸之禍。人心能無惶駭乎。此民情之未便也。城小則易守。城大則難防。今濠塹寬至三十五里。而以京兵二千。津兵一千。蘆團一千。分布防守。已屬不敷。若雇募鄉勇。補其闕。而烏合之人。更不足恃。況地勢既橫其隔閡。呼應即不能靈通。置此勁旅於空間之地。臣竊為兵勇惜矣。馬步官兵。屯紮海口。月需餉銀。為數甚鉅。藩運各庫。不敷支發。有官紳捐款。以之接濟兵丁口糧。不無小補。當此艱難之際。與此無益之工。臣又為經費惜矣。自來防夷之策。首在固守口岸。現在大沽

海口營壘堅固。鞏若金湯。又有雙港營盤為之接應。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即使該夷敢於窺伺。亦必再受痛懲。若謂該夷有馬隊可以登陸肆擾。而船不近岸。馬隊豈能飛渡。況夷人以船為營。津郡距海口一百二十餘里。該夷馬隊豈能舍船深入。此又無庸鰓鰓過計者也。所有津郡附城空壕築城。諸多滯礙之處。應請

旨飭令僧格林沁及直隸督臣恆福再行悉心妥議。詳勘地勢。俯順民情。務使兵無空設。餉不虛糜。庶於防務有裨。而津郡之人心益固矣。

癸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咈夷三枝火輪兵船一隻。甫到上海三日。即於十二月初三日開行出口。探係前赴粤東。臣查覈新聞紙云。咦咈議定合兵前來。覈與前次探報咦咈不願合兵。及因事失和之語。殊屬矛盾。犬羊反覆之性。難以理測。即將新聞紙所云。西班牙即大呂宋。與摩洛哥搆兵。咦咈亦干涉其事。咈夷又與安南互鬬。咦咪復因地界相爭。此係各該夷所屬部落。各自搆釁。本與稱兵中華無涉。而傳聞咈夷現欲攻打澳門。與大西洋為難。是以咈夷兵船不旋踵即已折回。復與新聞紙又不相符。廣東省亦無文報。尚不足信。

硃批覽奏均悉

俄羅斯咨覆

為咨覆事本月二十四日尚書肅瑞到館面交本月十六日由貴處來文並未照本大臣本月初八日十七日兩次原文咨覆並未將本大臣所行文貴處大臣亦未代奏呈聞今仍祈貴處大臣詳閱本大臣二十一日咨文代為奏明可否之處示知鄰國全權大臣本有本國皇帝之命請貴處奏

聞

貴國

皇帝之事。貴大臣竟自不為代奏可乎。現據尚書肅順。面交貴處之文。綏芬與烏蘇哩河之地。已竟借與本國。且有

貴國

皇帝諭旨一道。中堂桂。送交本國大臣公普提雅廷。在璦琿城議定立和約之語。確鑿可據。何以又云係黑龍江將軍奕。辦理糊塗。將吉林所屬綏芬烏蘇哩河等處。擅行允許。並未聲明。亦未繪圖呈進等語。查咸豐八年間。

貴國

皇帝派將軍奕山。會同本國大臣公木哩斐岳幅。商辦分界之事。該大臣等議定和約。兩國俱已准行奏明。可見奕山所辦

之事。並非擅行允准。議定和約後。於咸豐八年。將本國薩
納特衙門。將變理分界之事。行知理藩院時。貴處並無別
說。中堂桂行文照會前來。亦稱黑龍江所辦之事。
貴國
皇帝業經准行在案。若將軍奕山。並未奉有
諭旨。擅自准行。中堂桂亦何能又將此
諭旨照會本國欽差大臣。並有變理城所立和約准行字樣。自立
和約。將及二年。今貴處始言不准。有辦國家大事。任意更
改之理乎。且恭錄
諭旨。係中堂桂送交本國大臣。並無錯誤。殊屬令人難解。若以

皇上諭旨。貴大臣隨便更改。可准可不准。誰能信服
貴國所定之事乎。前本國自得信後。即將此事懸示通知該
處各口。在交界之人俱悉界址。本國並已行知理藩院在
案。且本國倚此
諭旨。已經差遣數千人保居此地矣。望貴處大臣細閱八月間本
大臣所行之文。自知烏蘇哩河地方。已有本國人數十處
居住。即海口等處。至冬時本國兵船停泊居住。蓋立房舍
礮臺戍守。亦已數年矣。今商辦者。僅止為烏蘇哩河源至
海口中間地方分界。並議立彼處繪圖立約。原為免兩國
相啟爭端。不致互相私越。而永固兩國和好。此交界繪圖

之事。甚為緊要。貴處大臣只知防啟爭端之患。並不知繪
圖分界之利。是以本大臣求貴處大臣將所繪地圖畫押
用印施行。正謂免日後爭端。即尚書肅瑞與本大臣相見
時。曾言
諭旨內。因不知彼處詳細情形。是准將烏蘇哩河為界。想此若係
緊要。
貴國
皇帝必知。今既稱不知彼處詳細。必係無關緊要。若謂無關緊要
之地。失信傷和於鄰邦可乎。此地在本國通商。甚為緊要。
貴國若能堅守此約。可保兩國平安。再來文內稱。吉林軍民

公遞稟暑力言綏芬烏蘇哩河係吉林地方管轄不應黑龍江將軍借與外國且並非與外國有搭界之處如果俄國民人要來居住本地之人斷不容留等語想此公遞稟呈之人實係謊言止圖傷兩國和好而已該民稟呈內所稱綏芬烏蘇哩河不與本國搭界之有無惟望貴處大人詳看本大臣從前所行之文即知伊等謊言至該民所云彼處之人斷不容留之語亦屬不實本國差遣數千人在彼防守已一年有餘並無爭論之事蓋因烏蘇哩河右岸並無

貴國之人居住偶有打牲之遊民亦不能不容留居住以便

交易。兩國俱可獲利。且本國軍民所居。止在河之右岸。其左岸仍屬中國地方。俱無旗回人民居住。本國並不圖取侵占。再來文內。雖未言及何人遞呈。本大臣猜疑。未必不出於吉林將軍之為也。本國大臣公木哩斐岳幅。數次行知本大臣。欲乘船前往。面見該處將軍。勸其善為保守愛琿和約。以免中國擾亂益甚。本大臣已行文公木哩斐岳幅。令其暫勿前往。本大臣想望貴處大臣。告知該將軍。固守和約。以消爭端。再來文內稱。該處人情不服。必啟爭端。於本國不利等語。請貴大臣放心。本國有法辦理。亦能壓服所屬之人。不致受人欺侮。本國該處之官。既能自行固

守和約。亦令所屬一體遵守。倘遇不法之人。必然從重懲
辦。若
貴國亦照此辦理。爭端何由而啟。儻
大清國將分界重要之事。不思早為辦結。難保不啟爭端。在本
國並無有侵占
貴國之意。又何有得此望彼之心。正為
貴國計之。欲免爾國爭端。只求分清交界而已。總之本大臣
求貴處將
大皇帝願否與本國固守和好免啟爭端之處。直言相告本大臣。
勿含混浴覆。如願將補續和約數條及所繪地圖議定。畫

押用印以免牽混。而地圖。本大臣早已備妥。看來最易辨理。何必推議。再本大臣奉本國皇帝之命。轉告貴處大臣。無論

大清國准與不准。本國惟有照愛琿所立和約。及中堂桂恭錄

諭旨遵行。將所借之地。本國堅守。永不復還。倘貴大臣不為早奏。將彼處分清。實於

貴國有傷。且商辦分界之事。將及二年。並未見有準議。日後設有爭端。非關本國之不早告知也。本大臣既奉本國之

命。理應將貴大臣覆文奏知。是以求貴處大臣直言覆知。並求飭令按站豫備馬匹。本大臣定於咸豐十年正月初

十日。差派官兵二人。將

貴國大臣從前原奏原文。送往本國轉奏。並知照本國邊界

大臣辦理。本國大臣文內所言。俱係誠實。甘願堅持兩國

二百餘年相交和好之道。貴處大臣。如能幫助本大臣。堅

守和好。是所幸望。以修舊好。為此咨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